

铺往圣保罗的婚毯

铺往圣保罗的婚毯

袁一平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铺往圣保罗的婚毯

袁一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铺往圣保罗的婚毯/袁一平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329-1940-4

I. 铺… II. 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311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75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5.40 元

NAE 15/06

第一章

1

机身上写有 VASP 字样的波音 747 客机，在太平洋夜的上空平稳地飞行着，机舱里回旋着类似电机运转的嘤嘤引擎声。

后座方向，投来一位看书乘客的微弱光影。胡秋妹看了一下手表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七点一刻，正是平时全家人围坐在那间有阁楼的房间里吃晚饭的时刻，她心里不由得荡起圈圈眷恋的涟漪。

上了飞机胡秋妹还没有合过眼，一来她是第一次出国，又嫁得这么远，不免有些激动和兴奋，又有些忧虑和担心。二来过境韩国受的那场窝囊气，足足在她心里憋了几个小时后，才开始慢慢如丝逝去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她这次的出国路线，是选择从青岛离境，先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汉城，再由汉城转乘巴西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南美。途中飞机将在美国洛杉矶停留一小时，加油清扫机舱后，直飞目的地——巴西圣保罗。整个飞行过程要三十多个小时，这恐怕是地球上最远的航线了。

从小到大胡秋妹还是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坐飞机就飞这么远，真让她坐够了飞机！

从地球仪上看，去巴西飞机先要从地球的东半球向西半球飞，到了洛杉矶后，再由北半球向南半球飞。

从青岛飞韩国用了不到两个小时。胡秋妹和她的新郎马塞罗必须在汉城转机。当她走出飞机的通道，刚刚踏上韩国的机场，就听见有人用英语在喊她的名字了。循声望去一个女人手里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 HUQIUMEI 的英文字母。

这是一位胖墩墩的韩国妇女，看上去有三十出头。她核对了胡秋妹的护照和机票后，把她和马塞罗引到一个小候机室里休息。胡秋妹的护照和机票，被那位韩姐收起来放在休息室一角的柜台抽屉里。

一开始，胡秋妹并没有在意这一切，她甚至打心眼里佩服韩国机场周到的服务，一下飞机就有人引导乘客，唯恐误了乘客的班机，这种服务多么值得中国机场学习。

过了一会，胡秋妹要去厕所，因为小休息室里没有厕所，那位韩姐领她去候机大厅的一间厕所。

那间大厅的厕所，其实离小休息室很近，可以说完全不会走丢的。但是，胡秋妹用完厕所出来，发现那位韩姐竟然等在门前。这时她才恍然大悟：原来，自己是被当作可疑的偷渡客监控起来了！不用说，这位韩姐就是便衣警察，她的任务是监视胡秋妹，防止她跳机潜入韩国境内。

如果那位韩姐连马塞罗也监控，胡秋妹也许感到心里稍微平衡一点，但那个韩姐对马塞罗并没有设防，胡秋妹回想起来了，韩姐收去的只是胡秋妹的棕色中国护照，而没有收马塞罗的绿皮巴西护照呀，显然是歧视中国人。

哼，一个小小的韩国，不就是这几年才经济起步的嘛。刚成了什么狗屁亚洲四小龙，就狗眼看人低！胡秋妹心里骂道。她想，谁会跳机去韩国，除了那些穷乡僻壤，深山沟的傻瓜，再有去的就是那些神经兮兮的人。当然，她并不知道眼下这段时间，很多韩国男人到中国娶朝鲜族姑娘为妻，而欲嫁到韩国去的中国女人，每天在韩国使馆门前申请签证排起了长龙。因为获得签证

困难，就有人铤而走险偷渡跳机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韩姐带他们去一个柜台领取了登机卡。这一回胡秋妹以为该还她护照了吧，谁知那位韩姐又把护照交给了一个巴西人。胡秋妹上前讨要，那人用葡萄牙语叽里呱啦说了半天，胡秋妹听不懂但意思明白，总之护照还是不能给她就是了。

她的丈夫马塞罗向她解释了半天，因用的还是葡萄牙语，对胡秋妹来说照样是对牛弹琴。恰好这时碰到一位去美国的中国人给她作了翻译，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巴西 VASP 航空公司，受美国移民局的委托，对凡是过境美国而没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人，统统要将其护照交由航空公司代为保管，等到抵达目的地再发还。

全机的人都自己揣着自己的护照，唯独胡秋妹的护照被收缴去了，她有一种被侮辱欺负了的感觉。不踏出国门不知道，一离开黄土地，才觉得怎么中国人不管走到哪，都被人家像盗贼一样防范着。韩国防了美国防，如果没有巴西的签证，恐怕连巴西也要防了。因为那个去美国的中国人，手里拿的是美国护照，虽然都是黄皮肤黄面孔，但待遇和胡秋妹并非一样，他的护照是自己揣着的。

一种被歧视羞辱的怒火直冲脑门，胡秋妹破口大骂了一句：“操他妈的！”

好在，除了那个美籍华人，没人明白她在喊什么。

2

飞机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飞行，突然机身像汽车一般颠簸起来，大概是遇到了强大的气流。

头上的指示灯“叮咚”一响亮了起来，它在用图示提醒乘客：系上安全带。

胡秋妹系上安全带，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新郎马塞罗。他歪着头倚在座背上睡得正香，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气流的颠簸。

从汉城转机上了巴西航空公司的班机，刚起飞不到半小时，空姐儿就开始发点心饮料，马塞罗要了一杯威士忌，一饮而尽后，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胡秋妹看得出，比自己小三岁的马塞罗，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巴西小伙子。也正是看上这一点，她才会与他闪电式结婚。为这桩异国婚姻牵线搭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胡秋妹的三姨白枫。

白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，随在东海舰队当舰长的丈夫调到青岛的北海舰队。

上个月，国际武术邀请赛在青岛举行，巴西武术代表队一行三人应邀参加了比赛。因青岛找不到一个葡语翻译，大会组织者找到白枫让她顶当一下，因西语和葡语发音接近，很多单词基本一样，在实在找不到葡语翻译的情况下，白枫就被赶鸭子上架了。

在胡秋妹妈妈的姊妹三个人中，白枫是最小的一个，也是最活泼的一个。她考入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后，就与东海舰队的一位海军军官结了婚，并留在上了海。

白枫一生中以做红娘为快，为不下十几对有情人搭鹊桥，成人之美。早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她就为那些眉目传情的男女同学传情书，递条子。

白枫的丈夫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海军军官，认识他原是为了帮别人找对象。结果介绍他们相识的那天，女方失约未到场，白枫为了不使这位军官扫兴，就和他多聊了几句话，竟然被这个外表平淡无奇的当兵的吸引住了。

事后她没有把他再还给那位失约的女人，而是截留下来给了自己。不过以前她曾发誓，决不找当兵的。显然这件事上她违背了自己的初衷。难怪有人说，在婚姻上，越说不找什么样的，到

头来找的往往就是什么样的。白枫的一位漂亮的女同学，发誓不找“老广”，可是后来她的老公就偏偏是圆脸盘、塌鼻子、大嘴巴的典型广东佬。

白枫随丈夫调来青岛后，对大姐白玉最不满的就是外甥女都快三十岁了，还没有找上一个对象。

胡秋妹的妈就推说道，如今找对象都是自由恋爱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早不兴了。再说秋妹子曾谈过两个男朋友，一个好了几年拉倒了，另一个不即不离地也吊达了好几年，本以为就是他了，谁知两人又散伙了。

如果他们早散也好，偏偏等秋妹子快往三十上数了，才把人家给踢蹬了。你说逊不逊？有言道：男人三十一朵花，女人三十老妈妈！是的，秋妹子是可以再找，但是年纪一大，条件上就得大打折扣了。

不过，白枫一到青岛，就把外甥女的事放在了心上。她曾把丈夫潜艇支队的一位连级干部介绍给秋妹子，这英俊小伙子是军校出来的，才貌双全，文武兼备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谈了两回就画上了句号。

有一位离婚的军医，倒是对秋妹子有点意思，但秋妹子不喜欢找“拖油瓶”带孩子的，也就免谈了。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白枫接手为青岛国际武术邀请赛当翻译。她在邀请赛上认识了巴西武术选手马塞罗，闲聊中听说，这位十分热爱中国武术的巴西小伙还没有结婚。白枫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能把马塞罗介绍给秋妹子呢？涉外婚姻在中国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在南方涉外婚姻不仅多，而且双方年龄相差之悬殊，令人咋舌。据说那里的女人这样选择外籍男方：年龄越大越好，身体越差越好，钱财越多越好。当然，白枫给秋妹子找的丈夫，绝对不是这种糟老头、棺材槌子。相反，这位马塞罗比秋妹子还小三岁。女大不是什么坏事，中国俗话说，女大三抱金砖，再说外

国人长相老，中国人显年轻，胡秋妹和马塞罗看上去十分般配，称得上天合地作的一对。

这桩异国姻缘在白枫的撮合下，一蹴而就。很快胡秋妹就和马塞罗办妥了结婚手续。他俩从认识到进洞房，用了不到半个月，可谓是闪电式的恋爱和结婚。尽管结婚的手续办得快了点，但是白枫不是稀里糊涂的人，她不会不摸清情况就把自己的外甥女当水泼出去的。事先她已了解过马塞罗的家境。她告诉秋妹子，马塞罗在圣保罗是有房有车的人，他的房是叫 CASA（中国人叫小洋楼），他的汽车，牌子是 FUSCA（福斯卡）。白枫对带轱辘的玩艺一窍不通，她想，FUSCA 大概就是美国福特车的一种吧。凭有房子有车子，又能自费到中国参加武术比赛，至少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了。

胡秋妹因不懂葡语，一切的主意都由三姨来拿，她相信三姨的撮合一定错不了。再说自己的年龄大了，不能再高不成低不就地撑下去了，能找个比她小三岁的“老外”，也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

胡秋妹闪电般结婚还有一个动因，就是要给她以前的两个男友——张闰生和吕福臣一个报复。哼，别以为离了你们，我胡秋妹就找不到老公了。我的巴西小女婿，论财产有房有车，论长相高鼻子大眼睛，比你们更年轻英俊！

胡秋妹的婚礼是在白浪花酒店举行的，亲戚朋友共摆了两桌酒席。虽然人不很多，但也够热闹的。

胡秋妹和马塞罗的洞房，就是父母的卧房。父母把自己住的房间腾给了新婚的女儿女婿，自己却爬上了吃饭那间屋的小阁楼。

也真难为了爸爸妈妈！秋妹深感歉意。唉，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，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，并非只有她这一家。有的家庭娶回媳妇，老俩口倒出自己的房子给小俩口住，自己把凉台间隔一

下，就当成卧室了。要不人们都说，在中国找媳妇容易，找房子难呢！

不过，胡秋妹暗暗发誓，出国以后好好挣钱，不出几年就会给家里汇钱买房子，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，也能跟女儿沾点光，享几年清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胡秋妹选择嫁给马塞罗，不只是为了她自己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她想借与马塞罗结合的转机，改变这个家的境况和地位。有朝一日她衣锦还乡，除了自己买一套像样的三房一厅的居室，她还要多做些慈善方面的事，要为母校盖一座图书馆，要捐资把家门前的土路铺成柏油路，这样就不会一下雨就踩得家里净是泥巴了……但是这一切，都得在她到了地球另一端的巴西后才开始实现。

她的想法很多，她的憧憬无限，在这无限美好的遐想中，她不知不觉在飞机轻轻的摇颤中睡着了。

“LICENCA, LICECA!” 耳边似乎有人叫她。

当胡秋妹在朦胧中睁开眼睛时，看到一位巴西空姐在对她微笑。这位空姐推着小餐车站在她的面前，原来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。

空姐递给她一盘饭菜，有米饭，有面包，有奶酪包的肉团，有生菜，有甜点，有水果块，还有纸巾和刀叉。

胡秋妹看看，都是西餐，不知如何下手。她身边的马塞罗动作倒是快，接过发来的饭菜，二话没说就低头吃起来，并吃得有滋有味。当他见胡秋妹还在发愣，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

“吃饭，吃饭！”

胡秋妹从没吃过奶酪，尝了一口又吐了出来。奶酪肉团是配大米饭的，离了奶酪肉团，白米饭便无菜可就了；生菜是生的，一点咸味也没；甜点倒可以充饥，但仅有一小块而且甜得腻人，只有几片水果对胡秋妹的胃口，于是她把几片水果吃下去，其他东西几乎原封没动。看看眼前剩下的饭菜，胡秋妹心里直抱怨：

花一万五千多块钱买的飞机票，就给这牛食马料吃？航空公司真够逊的！

一盘饭菜基本没有动，眼看要被空姐收回去了，胡秋妹想不舍气，见那一副刀叉还锃亮可爱，就悄悄把刀叉揣进了自己的衣兜里。她再回头去看马塞罗，只见他早已把那一盘东西吃了个精光，现在正打着饱嗝，坐在那里等空姐来收餐具。

胡秋妹伸手把马塞罗用的刀叉拿起来，揣进了他的衣兜里。

马塞罗急了，忙摇手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

胡秋妹在他的胳膊上掐了一把，凑近他耳根道：“傻小子，不要白不要！”

3

从汉城到洛杉矶，飞行了十小时零十五分钟；从洛杉矶到圣保罗，又飞了十一个小时。当机舱里电视屏幕上，再次报告飞行的时间、高度、速度和机外温度时，飞机已经飞临了圣保罗的上空。

此刻，正是清晨时分，舷窗外是一片淡淡的紫蓝色。胡秋妹不由得把头靠在舷窗上，睁大眼睛，全神贯注地鸟瞰着下面陌生的城市。

淡淡晨雾中的圣保罗显得城域宽广而庞大，丘陵地形使它的道路蜿蜒迂回，各式建筑风格多样而杂乱无章，拥挤在大街小巷的卡车轿车，从天上看去就像各色的小甲壳虫在缓慢爬行。

几分钟后，飞机穿过缕缕白云，徐徐向机场降落，乘客们的心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提了起来。有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空难事故大都发生在降落时，因此不免有点紧张起来，当乘客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飞机着陆后的颠簸，机舱里响起了一阵掌声，那是乘客为飞机驾驶员平稳安全的降落喝彩。

经过高高的海关柜台验盖护照和提取行李，胡秋妹和马塞罗走出了机场。

机场出口的两侧，站了各色各形面孔的人，胡秋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洋面孔，实实在在感到置身了国外。这些陌生的洋面孔都是来接机的，有的引颈张望，有的举着写有名字的牌子。

突然，有人喊：“马塞罗！”

胡秋妹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和一个白人老太太在招手，并兴奋激动地往这边快步走来。

马塞罗上前和那个矮小的白人老太太紧紧亲吻拥抱了一下，然后又拥吻了那个黑妞。这时从黑妞的身后又冒出一个黑老头，他也上前拥抱了马塞罗，并很亲热地拍拍马塞罗的肩膀。

那位白人老太太，胡秋妹一眼就看出，是马塞罗的妈妈。可是那个黑老头是谁呢？还有那个和马塞罗那么亲热的黑妞又是谁呢？胡秋妹不得而知。

胡秋妹不知怎的，一下子想起巴西电视剧《女奴》来。也许，面前这两个黑人是马塞罗家的佣人？她这样想。

马塞罗把胡秋妹分别介绍给了他的妈妈和黑老头、黑妞，然后大家帮着推行李，走出机场大厅往停车场走去。

圣保罗机场的停车场够大的，停满数不过来的各式各样的漂亮轿车。想想也是，凡能坐国际航班的人，都不会是穷人。停泊在这里的车子，当然档次不会低了。在这一排排的漂亮轿车中，大部分车子她叫不出牌子，但“奥迪”、“奔驰”、“本田”等她还是认识的。

走过了一排一排的轿车，直到 E 区的 09 牌子下，他们才在一辆金龟车前停了下来。

难道就是这辆金龟车？胡秋妹迟疑地望了一眼马塞罗，但马塞罗并没有看见妻子疑问的目光。这时胡秋妹也不需再问了，因为那个黑人老头已经打开了这辆金龟车的车门，并笑着示意让胡

秋妹坐进去。黑老头把车钥匙交给了马塞罗，他却走向了旁边的另一辆车。

胡秋妹犹豫了一下，那表情分明在说：这满机场停的轿车，任何一辆都比这辆好，怎么就偏偏是这辆老掉牙的家伙呢，这种金龟车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见得着！

金龟车只有两扇车门，马塞罗把前座向前掀起，胡秋妹猫腰拱了进去，坐在后排座上。马塞罗的妈妈坐进车子的前排右座，马塞罗负责开车。

胡秋妹回头再去那个黑老头和黑妞，只见他们把行李搬上了旁边一辆没有窗户，圆头圆脑的面包车上。那面包车看上去，比这金龟车更老旧。面包车由黑老头驾驶，黑妞坐在黑老头的身旁。

一切就绪后，金龟车打头，面包车跟后，两辆车子开出了停车场，驶向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。

六月的圣保罗，虽已迈入冬季的门坎，但天气毫无冷意，一缕缕湿润和煦的风吹进车厢里，好像一条无形的纱巾，在轻轻撩拨着人的面孔，令人惬意和兴奋。

刚出机场的道路两边，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和丛林，其间稀疏地矗立着椰子树。那椰子树硕大的叶子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远远看去像是在懒洋洋地晃着的猪八戒的大蒲扇。现在，呈现在胡秋妹眼前的，是一派热带雨林气候的南美风光。

胡秋妹极目远眺，在初冬的阳光照耀下，圣保罗的天显得特别清澈。

半个小时后，汽车驶进了市区，两侧绿茵茵的草地和丛林抛到了后面，椰子树也不见了，参差不齐的楼群向眼前徐徐涌来了。与此同时，路上的汽车也越来越多，渐渐地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车流，在那些大卡车、大巴士、油罐车、各式各样轿车的海洋里，他们乘坐的金龟车显得老旧矮小，低人三分似的。

车窗外的高楼大厦，开始越来越多，路边的行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的车子驶入了市中心。但是金龟车仍继续往前开去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他们的车子，穿过横七竖八的立交桥，通过被高楼大厦遮挡住阳光的时阴时阳的市区大道，开过一片又一片绿树掩映的花园别墅区，车子仍向前开着，可是越往前开高楼大厦越渐稀疏了，又行了近半个小时，他们来到了一片地势起伏不平，房屋密布杂陈的地区。

金龟车突突地跑着，路边的房子越来越密集，同时也越来越简陋，马路更是越来越狭窄。终于，他们的车子在一座房脊相连的两层简易小楼房前停了下来。

不问也知道是到家了。走下金龟车，胡秋妹诧异地望着眼前的小楼，呆若木鸡。这就是她想象中的别墅？再看看周围的环境，到处脏乱不堪，简直还不如青岛郊区的渔村，倒有点像青岛西镇老区的棚户区，只是这里的房子多是两层结构，比棚户区的房子大一点，另外路边停了更多的轿车，充其量是个高级棚户区。

胡秋妹心里陡然升起一种被拐骗了的感觉，仿佛是一个天真的城市姑娘被人犯子拐骗到了农村。如果眼下她妈妈和她三姨在场，她一定会号啕大哭出来，一定会连撕带抓非闹着回家。但此时她却咬咬牙没有让眼泪流下来，因为她的身旁，正围观着几个巴西的孩童和邻居，一种民族的尊严，使她不能让这些人看中国人的笑话。

围观的孩子们中有黑的，有白的，也有半黑半白的。大概他们是第一次在这片街区看到中国人，因此都感到既新鲜又惊奇。

一个顽皮的小男孩，在大声叫着：“CHINESE! CHINESE!”

看得出，这些孩子虽然在大声喊她，但对她还是很友善的，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他们似乎很乐意接受胡秋妹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
胡秋妹愣愣地站在门前，直到马塞罗叫她了，她才发现她的行李已经被搬进了家。她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握着马塞罗伸过来的手，被他拉着进了这个家。

她睁大了眼，仔细地观察着这座二层楼房。这里，从今以后就是她的家了。她可能一辈子住在这座房子里，在这里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……

这座小楼一进门是一个客厅，面积大约有十七八平方米，厅里有电视机和一套布料做工都很低廉的沙发，厅的左边是一个卫生间，右边是一个厨房。厨房有八九平方米大，它的一角摆着一张圆桌。看来，那圆桌就是马塞罗一家人吃饭的地方了。厨房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天井，有洗衣池和晒衣绳架。

回到客厅，从一个窄小的阶梯上去，就来到了楼上。楼上有两间卧室，一个卫生间。那间铺着新崭崭被单和毛毯的房间，就是马塞罗的母亲为儿子和中国媳妇准备的新房子。

这座小楼上上下下面积不算大，但是比胡秋妹在青岛的家要宽敞一些。家具不算多，倒也收拾得清清爽爽。即便是卫生间，也没有一点腥臊的气味。

参观完房子，马塞罗把胡秋妹的行李搬到了楼上房间，并把衣柜门拉开，以便让胡秋妹把衣物摆进去。

然而，胡秋妹并没有立即打开行李箱，她感到心灰意冷，浑身慵懶无力，一言不语地倒在床上，闭上了双眼，却欲睡无眠。

马塞罗以为她长途旅行太疲劳了，抑或是没有调整过时间差来，就没有打扰她，轻轻关上门下楼去了。

两个小时后，马塞罗上楼来叫胡秋妹吃中午饭。胡秋妹毫无食欲，但马塞罗催促再三，不得不下楼来。

中午饭很简单，是用大蒜爆锅焖的大米饭和一盘黑豆煮的豆羹，再加一碟生菜，荤菜是一盘火腿肠片。胡秋妹胡乱扒了几口饭，就又上楼休息去了。

一个下午她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，直到快天黑了，才在马塞罗的陪伴下，一脸倦意地走下楼来。这时马塞罗一家正在看电视。

婆婆见儿媳妇下来了，把沙发让给儿子媳妇坐，自己搬了一把椅子坐到窗户前，马塞罗搂着妻子在沙发上，亲热地把她揽在自己的怀里，胡秋妹只好和大家一起看电视。

电视里在演一部巴西的喜剧片，大家不时被剧中的情节和台词逗乐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尤其那个黑妞“嘎嘎”地笑得更是厉害，可胡秋妹一点也笑不出来，一来是她心情不好，二来她还不能完全理解剧情和台词。

看完电视，黑妞和婆婆到厨房里去做晚饭了。胡秋妹想，这一顿晚饭一定是非常丰盛的，按中国人的习惯，接风洗尘至少要炒上七盘八碟的，摆他一大桌子，再开上瓶好酒，好好热闹一番。

然而没有多少时间，黑妞和婆婆就把晚饭做好了，并摆上桌来。那是一盆米饭，一盘沙拉，一只烤鸡，一盘生菜，还有一盘不知包什么的奶酪蒸卷，总共连饭带菜就这一些。马塞罗拿出了几个听装啤酒。看来，这已是巴西人很隆重丰盛的晚餐了，可是这和中国人的接风晚餐比，胡秋妹觉得实在是太寒酸了。

这顿晚饭对胡秋妹来说，吃得可谓味同嚼蜡。晚饭后大家喝过咖啡，聊了一会儿天，然后黑老头告辞要走了。原来，黑老头另有住处。

临走，黑老头吻了胡秋妹的婆婆和黑妞，并向胡秋妹道了晚安。胡秋妹看得出，巴西人还是蛮讲礼貌的。每天初次见面都要相吻，分手离去也要相吻。包括夫妻之间也一样，不可因为亲近而免吻。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。

黑老头走后，黑妞仍在看电视。胡秋妹帮婆婆收拾了饭桌，就上楼去洗澡。洗过澡换上睡衣，她拉过毯子先上了床，然后等

马塞罗上床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房门吱的一响马塞罗进来了。他穿着一身黑胶皮防水衣，连比划带说地告诉胡秋妹，他要去工作了，让胡秋妹先睡。

晚上还要工作？胡秋妹一副不理解的样子。马塞罗告诉她，他的工作是送报纸，必须凌晨前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上。说完在胡秋妹的脸上吻了一下，就下楼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楼下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响，那声音很快就消失在了远方。

原来，马塞罗的工作是给一家日本人报社送报纸，工作时间是晚上九点去取报纸，然后一家一家投递，如果不下雨、车子不出故障，凌晨四点可以完成工作。

马塞罗去中国参加比赛的这一段日子，是一位朋友替他送报。今天他既然回来了，就必须继续他送报纸的活。

这一晚胡秋妹怎么也难以入睡，她越想越觉得委屈，越想越觉得窝囊：找了个外国老公，家道贫穷不说，连一份光彩像样的工作都没有。半夜三更去送报纸，这是什么鬼工作嘛！风里来雨里去不说了，交通工具不是铁包肉的汽车，而是肉包铁的摩托。圣保罗马路上本来汽车就多，在车流的空档里穿来穿去，怎能不让家人牵肠挂肚！再说，这份晚出早归的工作，注定是要当老婆的厮守大半夜的空房嘛！

想到这里，胡秋妹就责怪自己：秋妹子秋妹子，你是精明一辈子糊涂一时，你说你这门婚结的这个倒霉劲儿，这个愚蠢劲。什么都没弄明白就嫁了，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不说，还是三等公民的穷人家。要早知这样，这一辈子不嫁，也不到国外来受这分洋罪！她真是后悔莫及。

然而，生米做成熟饭，木已成舟，一切都晚了！

胡秋妹心里痛也痛过了，泪水流也流过了，只是痛在心里，